



成人組 短篇小說 · 第三名

Strike Out

◎ 朱宥任

N 已經算得上是有點年紀了。

有點年紀這說法會隨著地方變動的。比方說你是打球的，當你是個中華職棒的球員，講三十也許會被說是有年紀的。有幸能到國外打球，那可能四十才會被這樣說。

至於現在的 N，則是有沒有戴上手套都會被講，有點年紀了。

這年紀唯一要做的就是享受退休生活。尤以一個臺灣出身的職棒球員來講，N 的職業生涯算是存上了不少老本，使得這時他不需要太擔心生計上的事情。平常 N 也是深居簡出，這是自年輕以來的習慣了，現在自然是更少了許多外出的必要。

因為這原因，小鎮裡認識 N 的也不多。知道 N 曾經還是個有點威望的職棒選手的自然更少，至少 N 從來沒有碰上那麼個不認識的陌生人，對著他擺出「哇靠，我遇到 N」的表情然後興致勃勃的和他談起棒球的事情。這個小鎮對

棒球也是很絕緣，全鎮找不到一個能好好打棒球的地方，最多就是一些公園草皮或學校操場之類，但如果說要打起真正的棒球，這些地方都是不夠格的。

所以 N 才會放心的在這裡養老。

N 甚至忘記他上一次看到棒球是什麼時候了。這幾年來他沒有打開電視轉播過，根本也不曉得職棒是還有在打沒有。沒有的話他也不是太意外，他知道原因。倒是有的話，也許他會些許詫異，就像看著大霧積雲就堅信著風雨欲來，但是最後卻是個大晴天一樣。

倒是一想起棒球，N 很自然地就會掉入情緒之中。總有幾個畫面在他腦中揮之不去，霸佔似的填滿了他關於棒球的回憶，致使他經常夢到這麼一個畫面：他是投手，肯定的，但同時他又是打擊者。他投出的球是好球，三振了他自己，這也肯定的，他曾經是個三振王。

然後他就會從噩夢中驚醒，接著，找些平復心情的事情去做。

他信俗話的：老人想要長壽，就不能常想著討厭的往事。

小鎮沒什麼特別的好料，就是一間小學前的早餐店在經過人潮蜂擁的上班時刻前，還會繼續開到中午過後才打烊。N 在這時進到店裡，可以一個人享受清閒的氣氛，他常點的鮭魚三明治和玉米湯也是從小練球就愛吃的東西。

說起從小，那還真是懵懂的年代，甚至還不瞭解棒球，不知道為什麼投球的手和寫字的手不一樣有什麼差，更不懂為何教練要叫他這樣做。

右手舀湯，一個圓圓的不知道什麼東西滾過來，就在 N 的左手邊。N 用右手撈起它，然後扔給左手——這是手套接球留下的習慣。這東西黃黃軟軟的，像皮球，可是芯卻是泡棉做的。

「不好意思。」

一位在檯前點餐的年輕人向他說道。兩人的距離有點遠，N 看到年輕人的包包半開，該是讓球滾出來的原因才對。年輕人原先有意要走向來撿球，但同時檯前又送上了他的餐點，使得他一下又回頭回去，弄得有些尷尬。

「喂。」

N 叫住了年輕人，一個小拋把球回傳給他，就像他是一壘手。年輕人牢牢接住了，還真的像是個一壘手的接著。

然後年輕人很感興趣的，拿了餐點端到 N 的同張桌子坐下。這時的早餐店可幾乎沒人，多的是可以做的空位。

「初次見面，我叫陽平。」

陽平說，那球管叫「樂樂棒球」，是拿來替代棒球的一種教學工具，有一套和棒球接近但有所出入的規則。陽平說，他這會兒吃完飯，等下要到對面的國小去教某一班的小學生來打這球。

「你是體育老師？」N 這麼問他。

「不，我還在外地唸大學呢，平常都不在小鎮，這次只是來義務幫忙的。」陽平笑著說：「稍微打過系棒，剛好碰上這邊學校要舉辦『班際樂樂棒球大賽』，有老師知道之後，就私人託我去指導下小朋友。」

指導什麼啊，N 心裡想著。這種球像膠球一樣沒縫線就算了，芯還是這麼的軟。要說投快速球或普通的傳接球勉強可以，可是那還剩什麼能投的？滑球，曲球？根本不可能的吧。

「請問您以前也打過球嗎？」陽平問 N。

「算得上。」

N 其實本來是不想承認的，不過卻這樣回答。

「喔，太好了。您等下有空可以隨我來看看這些小朋友。他們有些不錯，蠻有天分的，才那年紀就能把球打得又高又遠……」

陽平邊吃邊不斷地講著那裡的事情。他說小朋友們都蠻喜歡打球的，每次聽說他要來帶他們練習，各個都很開心。不過學校內的老師普遍連棒球怎麼打都不知道，更別提指導了。他聽說有老師還教小朋友拿球棒往柱子打當練習，結果當然是白白的打斷了棒子。還有班級連打擊之後要往哪跑都不知道，明明就打得很不錯的球，結果因為從打擊區往三壘跑被判出局。

「您如果對打球有些心得的話，真的該來一下。」

也一樣。N 本來不想去的，不過最後卻隨著陽平到學校了。

這是他第一次看到「樂樂棒球」，才發現不只是球，連球棒也都是用泡棉製成，中心再夾根塑膠形成棒狀，據說這都是為了怕打到人受傷和打到玻璃破掉所設計的。也不需要擔心投不出變化球，因為球都被固定在一個球座上，打者只管打出去就好，投手也變成只是場上的守備員之一。

但談起練球，情況就和一般棒球時差不多。像是被小朋友簇擁著的陽平來到了籃球場——這似乎是沒辦法的事情，這所學校根本沒有棒球場。陽平交代小朋友排好隊伍，他一一的把球打給他們練習接，飛的滾的，軟弱的強勁的。小朋友接球是不用手套的，而是用兩手掌併攏，將球有點收進來的動作去接，至於傳，當然還是一隻手拿丟出去。

眼見小朋友快慢飛滾都接過一輪後，陽平稍微喘了口氣，跟大家說：「來，你們聽我說，今天大葛格找了一位『助教』來幫你們。他是，呃……」

陽平想介紹 N 給他們，不過這時卻有點卡住。

「你們好，叔叔我是投手。」

倒是 N 自動地幫他接了上話，就是說了「叔叔」的時候，陽平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「我看你們其實打得都不錯，可是我有一點說一下，就是你們的傳球。」N 繼續說著：「雖然你們不是投手，但丟球的姿勢還是需要注意一下。很多人都不會用手腕的力量，如果能好好修正的話，很輕鬆地就可以傳得又快又遠。」

N 請陽平拿一球給他示範，拿到球的當下，不免想起自己已經好久沒丟球了，這感覺還真是複雜，尤其這又不是真的棒球。N 開始示範繞臂，想著這可是要用野手的姿勢去傳，發射彈道不用那麼低。

「——總之，像這樣丟出去。」

那個棉球隨著 N 的手被甩出去了，出手的觸感讓 N 還是不太習慣，畢竟這動作上一次都不曉得什麼時候了。球沿著籃球場飛出去，飛過籃球場後又飛過排球場，飛過排球場後又穿越了跑道。

最後，在肉眼勉強能跟到的極限之外，球打中了某間教室的窗戶彈了下來。對於連個籃球半場都傳不到的小朋友們，這下是目瞪口呆。

N 覺得他的這下肩膀舒服多了，也很確定了，這球果然打不破窗戶。

「其實你是 N 對吧？」

後來陽平這麼問他。

這當然不能承認，和打球是另一回事，但又不是那麼不同的另一回事。

但是並沒有因為 N 的否認，陽平就停止繼續談論有關 N 的事情。陽平說 N 是他的英雄，N 覺得這豈不是白講，光是 N 還有在投球的時候，就不曉得是多少年以前了，陽平怎麼可能看過他的投球，就算看過，也很難是會留下什麼印象的年紀。只是出於保密的情況，N 也沒有去點破這點。

N 最多就是繼續的在陽平到來時，一起幫他指導小朋友打球。那些小朋友正如陽平所說的，打球的時候總是嘻嘻哈哈，快樂的不得了。而他們確實也都蠻不賴的，像有個小胖子，他要是那麼用力的擊中球，隨便都是打到外野手追不到的深處。缺點就是打擊時容易緊張，有時沒提醒他，他打擊時就會整個肩膀都是豎起來的，像是不知道哪個年代的殭屍片一樣。

常常看到那小胖子打成這樣，N 也不免想著，要是他拿起真正的球棒去打球，不曉得會是什麼樣。N 後來有嘗試了下樂樂棒球的打擊，那棉棒和球吸收掉不少彈性，感覺大幅了減弱了打擊上的爆發力。在同樣的揮擊狀況下，鋁棒和真正的棒球一定會飛得更遠，也能打破窗戶。

「你有想過，帶他們去打打看真正的『棒球』嗎？」

「啊，其實一直都有想過，但是都沒有機會。」陽平

回答 N：「鎮內沒有場地不說，大部分小朋友也沒有手套，我又不可能幫他們一個個買。充其量最多就是帶去打擊練習場囉，不過那也得要錢，還得上鎮外去找。最後，說實話，我也得擔心安全問題。」

有點不意外的回答，但仔細想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。

教學結束之後，小朋友之後還有課，紛紛回到教室裡了，籃球場上只剩 N 和陽平兩人。陽平向 N 要求，他想打打 N 投出來的球看看。N 答應了。

「你是左撇子對吧？我想打打看左投的球。」

其實 N 是右撇子，但確實是左投沒錯。N 就拿著那個棉球，他還是很在意，這球丟不出他最拿手的犀利滑球。但反正只是玩玩而已，這種用噁心的紅色藍色油漆畫成的籃球場地，隨便一踩也知道還不是塊水泥，讓真的球來這種地方，只要一滾馬上就傷到球皮了。

N 完全沒有認真在丟，他只是像野手一樣的把球往前傳而已。他分得清楚投手和野手丟球的差別，在於下盤有沒有出到力量，投手的雙腳應該要做到後腳有力量往前送，前腳則要鎖住讓力量不要跑掉的功能。這部分做得越好，投球的球速也會越快。N 可曾經是個三振王，大部分情況下，三振打者是需要球速的。

不過，這樣投起球來，還是讓陽平無法招架他的球速而頻頻揮空。陽平是個左打者，雖然他其實也是用右手投

球，但情況和 N 還是有差的。右撇子練左打的情況比比皆是，難度也簡單很多，可是鮮少有人會用非慣用手去丟球的，那種協調性的感覺差太多，要練成可不容易。

好不容易，陽平終於是揮中了一球，雖然也只是讓球緩緩地滾回給 N。陽平可是每一棒都在全力揮擊，這下弄得他顯露疲態，反而是 N 都在用很輕鬆的姿勢在丟，即使這把年紀了，也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累了。

「需不需要休息啊，年輕人？」N 忍不這麼調侃他。

陽平說好，靠在一旁休息。不一會兒，他又開始講起了 N 的事情給 N 聽。

「N 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啊，真的。」陽平說：「看 N 投球真是舒服，簡潔明快，球路又帶勁，尤其是他那顆招牌的滑球，哎呀，就連大聯盟的投手都沒有投得那麼好呢。」

「是嘛。」N 隨口回應。

「我第一次看 N 的投球，就是在某次國際賽，他對加拿大先發。那場他投的真是不錯，加拿大隊有很多小聯盟的潛力新秀，但都一一被 N 給壓制住。雖然最後中華隊輸了，但那也是因為後援投手不力，才在延長賽輸掉的比賽。」

「之後我就喜歡上 N 了，雖然他待的球隊不好，戰績老是慘兮兮，但我為了看 N 的投球，還是常常跑去看那一

隊的比賽。N 的實力真的不是蓋的，我還記得，他拿下了三振王……」

這麼清楚，讓 N 都有點疑惑了。

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」

「嗯，好久了啊。」陽平回憶著：「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吧。那時看球也都很單純，都不會想到說，原來中華職棒有那麼多人在打假球。」

N 很小的時候也不會這麼曉得。

那是他們球隊戰績差的原因，也是後來球隊解散的原因。早些日子教練早就在媒體上公開暗示，說這球隊的球員「不好帶」，後來檢調一介入搜查，果然是起訴了大半的球員。不只是 N 那隊出事，整個聯盟加起來，因此被除名的球員多到可以組一支實力不遜的隊伍。

但是那場風暴中 N 沒有事。沒多久，N 離開了臺灣，到了美國去找打球的機會了。很多年後才回來養老。

「我相信 N 這選擇果然沒錯，那麼多打假球的人，他卻完全是清白的。」

是啊，好久以前了。

久到 N 都忘記了，要替自己保密這回事。

「講真的，剛剛我投的球都是笑話。」這次是 N 問陽平：「你要不要嘗試下真格的？」

陽平眼睛一亮，當然說好，臉上的疲態一掃而空的站

回去打擊。N 就想罷，投的三球五球，也不會有別人知道。這小鎮上沒一個人認得他，放心的投，不可能有任何人因為他的姿勢，就認得他是 N 的。

十球十二球，十五球三十球。足足賞給陽平十次三振，再怎麼樣的衰老，N 也是個職棒三振王，就算他只能投速球，區區系棒大學生，怎麼可能奈何的了他的球路。

但是打系棒的還是笑得很開心，從來沒看過這麼帶勁的球，被三振了也高興。就像是小孩子，就連打那個陽春的，根本要說棒球也算不上的樂樂棒球，也是笑得很高興。

即使做了惡夢，想著今天就是小朋友比賽的日子，N 還是起身去了小學。

正式比賽就比平常練習時還高級了點，起碼場地從籃球場移到了跑道中央的躲避球場，讓那些討厭的籃球框不用在那邊擋路。陽平賽前並沒有給太多的練習，只是精神性的喊喊話，鼓勵小朋友們好好發揮就是了。

小朋友的表現很棒——僅止於陽平帶的那群。另一個班的雖然不至於會打了球就往三壘跑，但整體的揮棒和守備動作都差了一大截。那小胖子不停的把球打到讓另一班苦苦追趕的地方時，他們卻只能揮出讓守備員能輕鬆處理的球。

比賽結束，毫無疑問的大比分勝利。小朋友高興得又

叫又跳之餘，N想起了陽平還在唸大學，連帶小朋友去打擊練習場的錢都湊不太出來的事情。

「你跟他們講，等下我去飲料店訂飲料請他們喝。」

陽平一轉頭：「你們安靜聽我說，叔叔說要請你們喝飲料喔！」

小朋友一聽這話更是譁然了。

全班幾十個小朋友，N也覺得不用那麼麻煩叫外送了，用走的直接去飲料店，和陽平一起拎回裝滿的袋子就好。一路上他們聊著剛剛的比賽，陽平也對小胖子讚譽有加，說是門巨砲，天生的長打者。如果真的跑去打少棒，不曉得有沒有機會變成職棒球員。

「不過他們也挺可憐的，只有自己拿了那種球對決著玩，才有真的打會動的球的機會。就像我們上次那樣。」陽平說：「我很希望起碼帶他們去打一次打擊場看看，那至少是會動，還是真的棒球，雖然只是發球機……」

N其實也很想，可是他怕。經營打擊場的不乏有棒球界的退役選手，或者去找那些退役選手來當駐場教練。那些人一定會認出N的。

N只能待在這個小鎮裡。能幫忙教授一隻樂樂棒球的班級，已經是他意料之外的事了，也是個極限。

畢竟最近惡夢來襲的機率實在是太頻繁了。

這場比賽不過是個起頭，班際爭霸還要往後打好幾

場。由於是單淘汰制的，輸了任何一場都會被排拒在爭冠之外，但是小朋友們是很爭氣，即使對手越來越強，還是一路的打到了決賽。

「我最近拿到了一筆錢。我跟他們說，如果他們真的拿到冠軍了，我會帶他們到鎮外的打擊練習場玩上一次。」

N 有點吃驚，但他還是得照平常的問候。

「你不怕小胖子聽到這個一緊張，打擊時又縮起來了？」

「沒關係，我會提醒他的……至少我覺得，既然他們都愛打球，一定要帶他們去上這麼一次。」

N 知道陽平是大學生，可他沒想到在陽平有點粗曠，手臂壯的更甚於一個系棒等級選手的年輕人，居然有這麼細膩的心思。

「你要來嗎？」

N 一點也不想回答要，或者是不要。他只得支吾其詞說著得看有沒有空。

一個享受退休生活的老人哪有甚麼有沒有空的。N 只是吩咐了飲料店，在差不多時間後把那麼多杯飲料送到國小去。這場冠軍賽他不看，只知道不管小朋友們有沒有打贏，都能有飲料喝。這是很開心的事。

然後他繼續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。沒有棒球的。他信俗話的：老人想要長壽，就不能常想著討厭的往事。

什麼是討厭的往事：就像陽平常說的，聊聊 N 吧。

有什麼好聊的，陽平那年紀就知道那麼多事情，何況是 N。

N 不想要知道，不想要想起來的。他根本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，他不過也就是一名職棒球員，和他隊上的那些同伴一樣。他不過就是多了個三振王，幹的勾當，和他隊上的那些同伴一樣。

一樣。他沒有比較高尚，只是比較沒用。說好該放水的比賽，他不小心三振了打者，意外就此產生。事情過後，不只檢調要查他，勾結講好的組頭也下令要追殺他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就此逃到國外，等到一切沒事了才能回來臺灣，找個就此和棒球絕緣的小鎮隱居起來。

從此 N 就常做著三振 N 的惡夢。

大白天的，N 卻覺得疲累異常。果然是上了年紀了吧，坐在沙發上就一下子睡起午覺來。這次的惡夢更嚴重，N 不只是三振了 N，還三振了不知道哪來的小夥子。

仔細一看，才知道是陽平。還不只，三振了不知道幾次之後，居然換得上是陽平丟球，然後三振了 N。肯定的，N 是一位投手。

這就是惡夢。N 投球，N 打擊。陽平也投球，陽平也打擊。

惡夢最後被門鈴聲驚醒。門外的另一邊傳來的是陽平

的聲音。也許陽平又是來問 N 要不要帶小朋友去打球的事情了，居然這事搞到找上 N 他家來。

陽平總是這樣，是他讓 N 想起了那一切的。這下得好好決定該不該開門了。過去的罪是免不了了，N 背叛了同伴，他沒有像他們那樣，因為打假球受到形式上的制裁。也沒有受到球迷的唾棄。

如果講給陽平聽，他會懂嗎。他是那麼的喜歡 N，把 N 看作是那麼高的一個選手。大人的世界不就這麼回事，爭名奪利，而 N 早就擁有他做那勾當帶來的所得，足夠讓他過著安詳的養老生活。這下不僅如此，還有那漂亮的吹捧可以聽，就算那些都是 N 已經知道的事情。

那些惡夢從來沒有做完過，只是被打斷而已。它們從來沒有結束過，永遠的循環不止。

門鈴又響了。就向他坦白一切吧。不，這不好。

沒拿定主意就開了門，被逼到兩好三壞一樣。其實這也算下了決定了，心裡就算有點猶豫，還是非得這麼做不可了。

「陽平，你聽我說，其實我就是——」

沒等 N 說完，陽平比了一個「噓」的表情。

「對。我知道你是，我確認了好久。」

N 知道陽平是個有點粗曠，手臂壯的更甚於一個系棒

等級選手的年輕人。可是 N 沒想到，現在的大學生，居然知道怎麼把手槍拿的好好的。

陽平說，他是 N 的球迷，從好久以前就是了，好久以前就知道了。

N 畢竟是老了，在沙發上坐一坐就會睡著的年紀，這會兒連耳朵都不行了。N 是沒聽到槍聲，只想著那些打球的小朋友，還有練球時簡陋的籃球場。其實那好像也不錯，小朋友球打得開心就好，不需要什麼真球真棒的。起碼，這樣不會有需要右撇子換左手投球。

這是最後一次三振王的三振出局，這下子，N 真的不會再做惡夢了。



〈Strike Out〉得獎感言

高中時寫過一篇與此同名的作品，內容當然不太一樣。那時候我比較能篤定的說，我是個 La new 熊迷，我喜歡陳金鋒，我就是因為他才開始看棒球的，然後還有夠講好久的內容得省略。現在大概只能說我還是很喜歡陳金鋒，儘管他現在出賽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，剩下的，我還是不說的好。

想想也沒什麼不對，時間過得很快，那時也沒想過自己的作品能在這樣的文學獎中脫穎而出吧。感謝評審的青睞，還有那些對我有幫助過的人，真的非常謝謝你們。



朱宥任

朱宥任，一九九〇年生。現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文學組，迷棒球、迷小說、迷東方 project。曾獲聯合新人獎，作品曾刊載於《聯合文學》、《短篇小說》等刊物。